

學術筆記叢刊

無邪堂答問

〔清〕朱一新著



學術筆記叢刊

無邪堂答問

〔清〕朱一新著
呂鴻儒點校
張長法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無邪堂答問 / (清) 朱一新著; 呂鴻儒, 張長法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7-101-01687-1

I. 無… II. ①朱… ②呂… ③張… III. 朱一新-文集
IV. 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98) 第21055號

責任編輯: 高流水

學術筆記叢刊

無邪堂答問

〔清〕朱一新著

呂鴻儒 張長法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7印張·143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册 定價: 12.00元

ISBN 7-101-01687-1/K·761

點校說明

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晚清學者。生於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於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終年四十九歲。朱氏爲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充湖北鄉試副考官，轉陝西道監察御史。因曾上疏言海軍用人不當，又彈劾內侍李蓮英，降爲御史候補主事，旋乞歸田里。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應兩廣總督張之洞聘請，主講肇慶端溪書院，繼任廣州廣雅書院山長，課諸生以經、史、理、文等「有用之學」，其院規爲「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

朱一新的主要著述有無邪堂答問五卷、奏疏一卷、詩古文詞雜著八卷、京師坊巷誌十卷、漢書管見四卷，此外還有佩弦齋文存、德慶州誌、東三省內外蒙古地圖考證等。

無邪堂答問爲朱一新氏的代表作，筆記體，答問式，系作者輯其講學答問之辭而成。其宗旨在於「端諸生之趨向」，「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其所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問題，「純粹平正」、「懇切詳明」，內中頗多獨到之處。然而，他譏諷民主制，反對機械化，詆訶西醫西藥等，則暴露出朱氏世界觀中保守的一面。

本書以廣雅書局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二月刻本爲底本，參校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

拙庵叢稿本。對於刻版中的錯字、避諱字和特別冷僻的異體字，均隨文更正。由於此書祇有卷次，沒有標題，不便查檢，爲此，我們編了一個細目，供讀者參閱。

在校點無邪堂答問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鄭州大學劉銘恕教授、信應舉副教授、耿元瑞副教授、郭雙成副教授和南開大學陳生璽副教授的熱情指導和幫助，責任編輯高流水同志更爲我們付出了大量勞動，在此均致衷心謝意。

鄭州大學哲學系 呂鴻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張長法

一九八七年三月

序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尚書督粵時開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虜！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遽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爲其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己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

資。分茅設蔭，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謏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庠！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尚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矜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義烏朱一新識。

目錄

序 卷一

答勞植楠問文中子真偽	一
評國朝學案小識	三
評讀漢書藝文志	五
評明代風俗論	七
答問漢書地理志補史記之缺	九
評蕃鎮論	九
評南宋論	九
評新疆形勢論	九
評吉林黑龍江邊防攷	一〇
評涵養用敬說	一一
答傅維森問鄭君不入黨錮傳	一一

評陳慶穌的劉元城學術論	二三
評明儒學案質疑	二三
評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辯	二四
評明夷待訪錄書後	二五
評周世宗宋太祖用兵次第論	二六
評平遠的吉林黑龍江邊防攷	二八
答胡仕榜問董膠西歐陽永叔論春秋	二九
答問魯無鄙疆	三〇
評劉元城學術論	三〇
答陳錦章問詩火烈具舉解	三〇
答俞恩榮問相人偶爲仁	三一
評梁致祥的西遼疆域攷	三一
答吳萃英問墨子	三一

評趙宗壇的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說	三八
評讀漢書藝文志道家	三九
答趙天錫問吉林白稜河	四〇
答問黑龍江邊界	四一
評水經注浙江水篇刊誤	四二
評讀漢書藝文志	四七

卷二

評黎佩蘭的景教流行中國碑攷	四八
評讀漢書藝文志	四九
評擬柳子厚乞巧文	七四
評亭林南雷身世	七七
答問古來精術者	七八
答問有無虛實	七九
答問封禪書	八三
答問漢書地理志	八四
答問漢書刑法志	八四

卷三

答問漢書食貨志	八五
答問古今音韻書同異	八五
答問古樂府詩	八五
答問古文桐城派	八七
答問駢體文	八九
答馮祖禧問漢書百官表	九三
答問功臣侯表	九三
答問漢書天文志	九三
答問漢書地理志	九四
答問漢書食貨志	九四
評水經注浙江水篇訂誤	九四
評明夷待訪錄書後	九五
評馬呈圖的論語義疏真偽考	九五
答傅球林問說文	九六
評南宋論	九六

答祝慶祥問禹貢會箋	九七
答問新周	九八
答問左傳	九九
答問周代學術風俗	一〇〇
評廖佩珣的明夷待訪錄書後	一〇四
評吳保楨的楊嗣昌論	一〇五
答饒從龍問公羊傳	一〇六
評讀漢書藝文志	一〇六
評黎元莊的明夷待訪錄書後	一〇七
答鍾淩漢問西銘	一〇七
評劉元城學術論	一〇九
評梁宗柏的明夷待訪錄書後	一一一
評顏重光的明夷待訪錄書後	一一三
答梁垚問治河方法	一一三
評劉潤綱的讀李翱復性書	一一五
答王士宗問史記體例	一二五

目錄

卷四

答王國棟問禮記玉藻注	一二五
答吳應星問禮記內則	一二六
答問禮記禮器釋文	一二六
答問注書引書	一二七
答汪鸞翔問西銘	一二九
答問氣節	一二九
答問律已待人	一三一
答問才德兼全	一三一
答問漢末黨錮	一三三
答問治世之本	一三四
答問儉剛刻傲	一三四
答問獨行不懼	一三五
答問持身	一三五
答問奇崛盤鬱之氣	一三五
答問絜矩之道	一三六

答問和與介·····	一三六	答問君民共主·····	一六二
答問取友·····	一三七	答問西人重學·····	一六四
答問稱心而言·····	一三八	答問中學西學關係·····	一六八
答問災異·····	一三六	答問西教傳人·····	一七二
答問藝文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	一四二	答問近人至外洋·····	一七二
答問禮書無所不包·····	一四四	答問朦氣·····	一七三
答問經史百家皆可爲博文約禮之資·····	一四四	答問處事·····	一七三
答問博文約禮·····	一四五	答問讀書致用·····	一七三
答問訓俗遺規·····	一四九	答問方志引書體例·····	一七四
答問爲學·····	一五七	答問金石學問·····	一七四
答問十三經·····	一五八	答問洪文襄奏對筆記·····	一七五
答問諸書略分次第·····	一五八	答問杜甫李白詩·····	一七五
答問四部分目·····	一五九	答問才力神韻·····	一七五
答問學問之道·····	一六〇	答問山海經有浙江之文·····	一七六
答問讀書方法·····	一六二	評吉林黑龍江邊防考·····	一七六
答問西學·····	一六二	評新疆形勢論·····	一七七

卷五

評鄧礪的學者莫先義理之辨說·····	一八〇	答問氣節·····	一九六
評水經注浙江水篇訂誤·····	一八一	答問宋史劉忠肅傳·····	一九七
答尹紹文問水經注·····	一八二	答問朱陸入道·····	一九八
評水經注浙江水篇訂誤·····	一八三	答問李二曲靜坐觀心·····	一九八
答問吉林去俄羅斯遠近并其地形勢·····	一八三	答問宦寺之禍·····	一九九
評仿遼史例作元史部族表·····	一八六	答問春秋矢魚於棠·····	一九九
評劉奉璋的讀漢書藝文志·····	一八六	答問公羊論紀季·····	一九九
答利建侯問方望溪集·····	一八七	答問紀效新書·····	一九九
評劉志光的吳康齋學術論·····	一八八	答問科舉·····	二〇一
答韋得琛問待友·····	一八八	答施獻璜問伊犁邊界·····	二〇三
答李桂汾問獻戎捷·····	一八九	答問新疆造鐵路利病·····	二〇三
答賓光華問納甲先天·····	一八九	評余運貞的藩鎮論·····	二〇八
答祁永膺問命·····	一九五	答朱永觀問亭林張氏二陸爲學·····	二〇八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繼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真偽。

答：中說非偽書。周、秦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爲

後人所雜亂也。中說之雜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摹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所駭怪，遂并

其書而僞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通

傳，而事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末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

云云。而今隋、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誤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習之、劉夢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四庫提

要已引之。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

集序。叔達答無功書亦有「賢兄文中子，興元經以定真統」之語，復言「薛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川

序中「薛收爲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叔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

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今東臯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

「蔡俗刪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泗。」紀聞引作「泗、溪」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

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

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是通當日

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

詳，並云「當時偉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子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玄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爲弟子，其答無功書中嘗自言之，則此注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苓者傳，答馮子華書，亦以薛收、姚義、程元皆爲通之弟子。詳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即指鄭公否？薛收撰有文中子傳，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僞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義、薛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關子明、薛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通有穢行，爲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惟通既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僊經之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耳。通書之僭，在唐時已爲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麈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所傳中說，阮、龔二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近是。案釋契嵩譚津文集有文中子傳、書文中子傳後二篇。契嵩，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作僞。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爲子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爲黎邱之鬼，詩集蓋爲宋咸之說所誤。咸作過文中子、駁中說，見山堂肆攷。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漫罵，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僞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僞書惟子部最多，經部作僞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斷斷攷辨，若張霸、劉炫之僞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是也。（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治經，有不合者，則鍛鍊周內，以證古書之僞，而

後可伸其私說。若推此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自法言後，若馬融忠經、鄭氏女孝經之類，亦皆僭擬聖經。雖陳因可厭，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爲僞，丁儉卿論語孔注證僞謂崇文總目有馬融錄忠經一卷。融乃唐居士，忠經序有「臣融巖野之臣」云云。馬季長貴戚豪家，安得稱「巖野」？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之語。漢人諱「邦」，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四庫提要謂玉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爲鵬所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丁說爲正。後人誤題南郡太守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熊文端作學

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楊諸子，異學則釋、老也。其書主張過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也。有百世之箸述，有一時之箸述。囿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者，惟戴東原。阮、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曆算、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根柢。自以爲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之學，亦不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

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欲爲天理，宗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害意？東原乃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皆得。（見本集讀孟子論性篇）。無論古書多不可通，率天下而徇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既知「義理」與「氣質」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爲「義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爲漢學大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緒，未得漢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獨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

皆陰陽災變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法月象分野明之，卦變互體之說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贄州易解博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荀、虞，取納甲而不取爻辰，尚有抉擇。惠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有象數，其學與律曆相出入。不明馮相、保章之術者，不足言象數。爻辰分野即保章之遺法。書、鄭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多取日月，罕取星辰，寒暑往來皆由日月所致。易乃明陰陽之書，日月爲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離者，所以妙陰陽之用也。恆星距地太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以傳合易象，故其說多鑿枘。卦氣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學，而陰陽曆算，張、蔡尤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侔神明，卜筮尚占，制器尚象。易之爲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機祥小數。理可知而數難知，儒者治易，窮理以盡性可矣。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瑣屑穿鑿，甚無謂也。九經古義摭拾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衍，亦罕精要，與戚氏拜經日記略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摭拾，潔以登薦。惠、臧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僂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爲，班孟堅所訶爲「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出者足以補苴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訓詁、名物、治經之涂徑，未有入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揆諸古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寧使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繼

擡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爲歸。所學有淺深，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爲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謂之學者。故班史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關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爲二事，淺學所未聞也。故欲爲學案，則當仿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卽臺山、尺木，亦可附存。途徑既分，得失自見也。大率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梁、劉。皆宗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徵等，流衍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慎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爲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爲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評曰：漢儒自施、孟爲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爲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爲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爻辰所自出。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爻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爲占驗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策既廢，衆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爻辰亦無可攷。漢志及五行大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漢易甚詳，而於爻辰仍不得其要領。錢坫亭謂爻辰本律呂，王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爻辰本九宮